

许辉长篇小說典藏

尘世

许辉
◎ 著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81177-



许辉长篇小说典藏

尘世

CHENSHI

许 辉  著
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尘世/许辉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0
(许辉长篇小说典藏)
ISBN 978-7-5396-6301-2

I. ①尘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3926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责任编辑: 黄佳

出版策划: 朱寒冬
装帧设计: 徐睿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销部: (0551)63533889

印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9.125 字数: 200千字

版次: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0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许辉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散文委员会委员，安徽大学兼职教授，曾任茅盾文学奖评委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夏天的公事》《人种》等，长篇小说《尘世》《王》等，散文随笔集《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》《和自己的淮河单独在一起》《又见炊烟》《涡河边的老子》等。短篇小说《碑》曾作为全国高考、高校考研大试题，中短篇小说《碑》《夏天的公事》等被翻译成英、日等多国文字，收入大学教材。作品多次获国内文学大奖。

目 录

卷外	秀梅 / 001
卷一	春梅 / 024
卷二	云梅 / 088
卷三	云梅 / 136
卷四	沈鹏飞 / 161
卷五	云梅 / 222
淮北(代后记)	/ 288

卷外 秀梅

—

春天，当新汴河河滩里的土地变得暄软了的时候，我从河堤上下来，走在河滩里。

雁正落在远处的麦地里叫唤着。阳光照着发青的刺槐林。老远的地方有一辆架子车从堤外翻了过来，一个扎红围巾的女孩子拉着车，一个大男人跟在车后头走。他的头脸前冒出一阵阵青烟，他一定是吸的烟袋，烟袋一定是一直叼在嘴上的。远远地望去，河床上有很小的一只渡船，渡船上有一个很小的撑着船的人，正把船撑过来。因为离得远了些，水声半点都没有——听不见。西边不太远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，吆着一头黄牛，耕河滩里的地。新鲜的土气随着风飘过来，是一种很熟悉、很亲切的感觉。我不想马上就回到村子里去。我在阳光充足的发青的地头坐下来，点着一根烟吸。太阳晒得我身上暖暖的。我一边吸着烟，一边看着远处的一切。

风把很远很远的地方的气味都运送了过来。

又一点一点地运送过去。

还有打号子的声音，曲里拐弯的，半听见半听不见的。草芽拱地的气味都能闻见。

二

这时我就想起了秀梅。

秀梅叫杨秀梅，是速州城里的杨秀梅。

我和杨秀梅是高中同学。那时已经是高二了，那是中学生活的最后一年。杨秀梅本来不是我们学校的，她是高二的第一学期从外校转来的。她刚一转来，我们班的刘新民就在男同学里说她是学校的校花。后来我们就都这么认为了。她用红皮筋扎着短短的小辫。我们当时称这种小辫子叫“刷帚把”，就是刷锅刷碗用的那种东西。她个子不太高，最多最多一米五六、五七的样子。当然她年龄也不大，在我们班算小的。

她刚转来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立刻就被她吸引了。有一次我找她登记一张团员的申请表，那时她还不是团员。但我非常想让她入团，我那时候还是班里最小的团干部：团小组的副组长。我把她填的表带回了家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看了半夜，把她表上的每一个字都背熟了。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她只有十六岁。那一年我是十八岁。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是十八岁。

那张表填过之后也差不多就不了了之了，因为那本来就不是组织的决定。虽然我一厢情愿地做了一些工作，但团支部没能通过。另外填过表之后，我的副组长也突然被改选掉了，原因

是我太散漫。我不知道这件事对杨秀梅的事有没有什么大影响。总之,我成了一个普通团员。

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,我更加散漫了。实际上我本来就不是正儿八经当团干部的料。

三

我也确实太散漫了。我经常逃学。当然逃学并不是什么太大的过错,除少数同学外,大部分同学都逃过学。我们经常几个人一起步行到附近的农村去钓黄鳝。那都是天热的时候。再不就一起到沱河游泳去,一游就是半天,到中午了或天快黑了才背着书包回家,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,只是发现我们一天比一天变黑了,变结实了。要是家里大人问起来,我们就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我们每天都在学校跑一万米。大人就再也不怀疑了。

晚上我的精神也好。那时我是自己一间屋的,其实就是个很小很小的半间。我把门一关,把课本往桌上一摊,就开始看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。那一两年里我实实在在地看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书。假如这时候家里人——一般都是俺妈——在门外敲门,问我在干什么,我立刻就说我在写作业,这样就应付过去了。要是她坚持要进来,我马上就把小说书掖到被窝底下去,然后打开门。俺妈在房间里扫视一眼就走了,我从没被她发现过。有一段时间,俺妈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,她不准我写作业时把门关上,她的理由是:天气都比较热了,还关什么门!我就只好不关。

但在那段时间里,我总是早早就说“困了”。既然“困了”,我就得睡觉了,睡觉是我最应该得到的权利吧。俺妈只好同意我睡觉。于是我就关了门睡觉。我上了床,却并不睡,我打着手电筒在被单里看书。有时我能一直看到下半夜,家里的其他人一点都不知道。

但是这样一来,上课的时候,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好用来睡觉了。其实我也不是全睡。我用书挡住脸,睡一会醒一会,醒来的时候就坐得笔直地看着老师。这样轮换两三次,一堂课也就过去了。就这样,我的功课在班里也还说得过去。这很叫我有自信。

四

我刚才说的是我们班的女同学杨秀梅。杨秀梅虽然个子不太高(她还在长个子的时候),但她长得非常漂亮。她的脸就是书上经常描写的那种椭圆形,像春天树上的一颗青杏。她的两只眼睛大大的,水汪汪的,她要是看人的时候,那种滋味根本说不出来。——我觉着我是不说出来,不知别人怎么样。她的皮肤非常细白,一点点疤痕都没有,一点点小毛病都挑不出来。她的身段也非常好:她不胖不瘦的,平常看起来她很苗条,可夏天穿裙子时她又显得很丰满,腰是腰,腿是腿的。我刚才说了她的年龄,她的年龄在我们班算是小的,但她却又显得有点成熟,我不是说别的,我是说她给人一种成熟的印象,她不是那种扭扭捏

捏，小里叭气的女同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为了参加一个歌咏大会排练大合唱，我们男同学站在后排，女同学站在前排，杨秀梅正好站在我前面，我低头时正好能看见她的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。排练时有一段高音，非常高，男同学都唱不上去，全靠女同学往上顶了。其实女同学也大部分唱不上去。唱的时候，全班同学差不多都不行了，这时，女同学里有一个非常高的高音，一直把这一段全顶了过去，叫人激动不已。当然她就是杨秀梅。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排练过后我们还议论了很久一阵子，我觉着我永远都不会忘掉的。总之，我是被杨秀梅迷住了，而且是在她刚一转到我们班时就被她迷住的。

五

填过那张表以后，有一天中午，我到杨秀梅家去找她，告诉她一个消息。不是什么好消息，是告诉她支部没通过。（我想可能是她来得比较晚，大家还不太了解她的缘故。另外，我还百思不解，就是像杨秀梅这样漂亮的姑娘，就冲着她的漂亮，谁还会不同意她，还需要什么了解不了解的！）其实，我觉着我可能是借这个借口去找她的。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家住在哪里，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方位，在球场巷那附近。

那是夏天，差不多就是盛夏了，六月份，天正是热的时候。大晌午的，我顶着烈日，跑到了球场巷，并且盲目地询问起来。当时一般的家庭都吃过饭了，有些可能已经上床午睡了。我沿街一个院一个院地问过去，一点都不知道疲倦。当然我是问的

杨秀梅父亲的名字,问杨秀梅的名字一定会有人知道的。最后我问到了一个大院。大院里前是平房,后是楼房,两层的楼房。我问到平房里的时候,平房里的人告诉我:“就住在楼上。”说着他就出来了,并且用手指给我看,说就在二楼的第三个门里。

从平房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楼房的二楼。我抬头一看,二楼第三家的那个门关着,门上贴着一副红对联,对联上写着:读毛主席的书,听毛主席的话。我连忙说:“谢谢你。”但是那个人热情得有点过火了,他还是一个劲地大声嚷嚷道:“杨公再,就是这家,就是这家。”其实我这时特别特别怕别人嚷嚷,再说我找杨秀梅也不算有什么十分靠得住的理由……我赶忙离开了那个人,走上了二楼。这时我的心突突直蹦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。我走到二楼的第三个门前,用手敲了敲门。我说:“杨秀梅在家吗?”门很快就开了。来开门的是个戴眼镜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,可能是杨秀梅的父亲。他的眼镜框是象牙色的,他的面孔也又白又细。他穿着一条带条纹的棉睡裤。不知怎么的,从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,我就有点敬畏他。我觉得他非常像知识分子。他一开门,我立刻就看清了里面的全部。原来杨秀梅家只有一间房子,房子里家具不多,但非常干净,房子的中间摆了一张床,这种摆床的方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(还有淡白色带条纹的棉睡裤,我也是第一次看到),我觉得非常新奇。床比较宽,床上半靠着一个女的,手里正捧着一本书在看,不过当门打开的时候,她不是在看书,而是在看我。我记得我当时脸上滚

热,我差不多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我的气好短。我当时紧张得说话差不多都结巴了。我气虚地说:“杨秀梅在不在家?”杨秀梅的爸爸看着我:“你是她同学吧?”我说:“是的。”这时我就好点了。杨秀梅的爸说:“杨秀梅不住在这儿呀。”我吃了一惊,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,一家人怎么会不住在一起呢。我说:“俺是来告诉她一件事的。”其实杨秀梅的爸爸也没问我找杨秀梅干什么的。我自己先就招了。他说:“你进来坐一会吧。”我当时好像很固执。我说:“杨秀梅在哪里?”他说:“她吃过饭走了。”我说:“上哪去了?”这时他好像有点明白过来了,他说:“噢,杨秀梅回旅社去了。”我说:“她住在哪个旅社?”杨秀梅的爸说:“就住在东方红旅社,109号房间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,杨秀梅家房子不够住,杨秀梅爸爸的单位给他们家在旅社里租了一间房子。杨秀梅就一个人住在那里。

六

东方红旅社离他们家并不远,只有三四百米。我当时下了楼就直接去了。

东方红旅社都是平房。旅社一进门的地方有个值班室,值班室里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女服务员,一个正侧着头在看报纸,另一个正透过服务台的大窗口和旅社大门呆看着热辣辣的街面。那时候旅社都管得特别严。而且中午这时候又正是午休睡觉的时候。我一走进去,那个呆看大街的服务员就打量着我问:“你找谁?”我立刻老老实实在地站住了,并且凑到值班室的大窗口跟

前说：“俺到 109 找同学。”那个人扬扬下巴就放我进去了。临走她又追了我一句：“一直往后走。”我赶忙点头答应。

我一直往后走。其实很好找。数着门牌号码走就行了。109 房间在后面一个好窄的小巷子里。这时整个旅社以及整个城市都在午睡，死气沉沉的。109 房的门也关着。我知道杨秀梅肯定在睡觉。但我一点也没想到别的。我一点也没想到替别人想想。我走上去就敲起门来。敲了几声之后，里头杨秀梅好像醒了，她说：“谁呀？”她的声音很平常，可能她完全没料到是一个她绝对想不到的人来了。我半低着头，离门有一尺远。这时我特别怕有人出来看见我。幸好旅社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更没有说话、走动或别的什么响动。我站在门外面说：“是俺。”话一出口，我立刻又觉得我的这个回答可能会让杨秀梅反感，好像我跟她很随便一样，她也许会误解的。我连忙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俺是陈军。俺想跟你说一下入团的事。”房间里一下子静了。可以想象杨秀梅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。——假如在屋子里的是我，我也会惊得不成样子的。再说，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根本不会有那种事的，男同学不敢单独去找女同学，怕被女同学骂“不要脸”，女同学更不敢单独和男同学在一起，那连想都不敢想。——其实当时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只想如果杨秀梅不给我开门，那我就难看了，那我就得马上走掉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我低着头大气不敢吭地在门外站着。可是杨秀梅很快就来开门了。109 房间的门是双扇门，也就是从中间开的那种门。杨秀梅开门是一下子把门打开的。她站在门里，上身穿一件的确良短袖衫，下身穿一条的确良花裙子。看样子她正在午睡，她的脸上还

有淡淡的几道篾席印子。

我有点难为情地笑了一下说：“你在睡觉吧？”杨秀梅也笑了一下说：“不要紧的，进来吧。”我一点都没想到女同学会这么大方。我进了屋。屋里有一张桌子，有一个小方凳，桌子上方的墙上钉着一面小镜子，紧靠着桌子有一张床，另外还有一个盆架，盆架边有一个红壳的暖水瓶，一个木盆，别的差不多就没什么了。我在桌边坐下来。杨秀梅马上就倒了一杯开水给我，然后她在我的身后很快洗好脸，并且在靠桌子的床沿边坐下来了。她坐的地方离我很近。当然，她除了坐在床上以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。但在我的想法里，她至少应该坐在床的中间，而不是坐在靠近桌子离我这么近的地方。不过我非常喜欢她坐的位置，因为这样我就有了一种非常特别、非常强烈的感觉。

我说：“团支部开会了，他们有几个人闹派性，没通过。”杨秀梅很坦然，她平静地说：“俺继续努力就是了。”我像犯了什么错误一样，只敢低着头坐着，根本不敢抬头，更不敢看杨秀梅的脸。她的房间里是黑土地，就是没有水泥也没有别的东西的泥地，十分凉快。杨秀梅也低着头，但她不时借甩头发的机会，抬头看看我。——我是感觉到她经常看着我的。有时我的眼光一斜，正好能看见她的两条光光的腿。她的腿又光又白。但她立刻就感觉到了，她马上就会象征性地使劲往下拉拉裙子，或者往一起并并腿。我们说了很多班级里的事，一直说到该上学了，我才走。

我们是分别离开的。我离开旅社时，旅社里已经有人在院子里洗脸和走动了。我走到大太阳的街上。心里禁不住阵阵狂

喜。我像干什么坏事得手了一样，心里的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来。另外我觉着我们分别离开去上学也是一件叫人欣喜的事，因为这样好像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编织了一个什么秘密，只有我俩知道的秘密，这就有点那个了。

七

第二天中午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又去了东方红旅社。

这次我没跟服务员打招呼，她们看见了我，但我装作没看见她们，径直就进去了。杨秀梅又睡觉了。我把她从梦乡里喊醒。她很快就来给我开了门。我说：“你又睡觉了。你这么喜欢睡觉。”她什么也没说。只是笑了笑。我在原位上坐下来。杨秀梅到外面打来水，在我的身后洗脸。我坐在桌子边。当我不经意地一抬头时，我突然从墙上的镜子里，看见了杨秀梅轻软、柔和的后背。我吃了一惊，急忙把头低下，心里乱跳了半天。为了掩饰慌张，我连忙说：“你这里真凉快。”杨秀梅在我身后说：“这房子老早就盖了，都有十几年了。”说话的时候，我觉着她并没有回过头来，她仍然在洗脸，我能听见哗哗的水响。我大着胆子，再一次抬起头从小镜子里看她。这次我看得比较清楚了。她洗好了脸，正在匆匆忙忙地梳头。现在她的头发是披散下来的，黑黑的，很浓密的样子。她这样披散着头发的样子我以前还从没见过，她上学时总是扎小辫的。看到这些，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异样的感觉，我觉着她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避我，这使我觉得和她很亲近。她一下一下梳着，有时候歪歪头，有时候用左

手在后面抿抿头发。我觉着她的这些动作把我吸引得不得了。

做完这些以后，杨秀梅就到床边原来的位置上坐下了。她显得精神很好，她又轻松又大方，说话的时候她经常看着我。这次我也比昨天轻松多了，偶尔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也敢抬头看看她了。我觉着她现在更漂亮了。她的大眼睛好看得不得了，就像一汪清水一样。我完全被她迷住了。但是我俩，或者说我，一点也没想到别的。我用有点佩服的口气说：“你爸肯定很有学问吧？”杨秀梅说：“俺爸以前上过大学。不过学的东西多了也没什么用处，首先要站稳立场才行。”我说：“那当然了。你爸的立场站稳了没有？”杨秀梅说：“站稳了。他以前还在农干校干过活哪。”我说：“哪个农干校？”杨秀梅说：“老农干校。”我说：“干了几年？”杨秀梅说：“大概有一年半。”我们说了好多话，然后快到上学的时间了，我就先一步离开了。

八

第三天中午，因为几个同学约好了出去玩，我没有办法拒绝，只好不去杨秀梅那里了。

我们都没去上学。我们到东关的一个建筑工地转悠了大半天才回家。临离开工地的时候，刘新民在一间盖得半半拉拉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小捆电线，他说：“咱们把电线拿走卖铜去。”张小军说：“外头塑料皮人家不收呗？”刘新民说：“塑料皮拿火一烧就化完了。”我们都说好。于是每个人都分了一点藏在裤腰

里。电线看起来不少,但五六个人一分,就显得很少了。刘新民脑袋瓜子转得快,他说:“你们先走,俺再搞一点。”我说:“你怎么搞?”他走到墙边,抓住钉在墙上的插座一拉,墙上很长的电线都被他拉下来了。我们都高兴得差点大叫起来。我说:“刘新民,真有你的!”刘新民特别得意。拉得更起劲了。我们把附近好几间正在施工的房间里的电线都拉下来了。然后我们挤在一起,打打闹闹的,互相掩护着出了建筑工地。出了建筑工地我们就跑,我们跑到二中后面的一个废砖窑里,拾了些干柴,点火把电线外面的那层塑料皮烧掉。烧完后我们到废品收购站卖铜卖了五块六毛钱。这时我们的肚子早已等得咕咕叫了。我们拥进饭馆,拣便宜的要了四菜一汤。大吃一顿后我们就散了。

九

这天晚上我好像有点兴奋。我回家转了一趟,声称我下午在学校参加团的义务劳动,晚上还得去。为了不让家里人看出什么破绽,我又在饭桌边坐下来,匆匆吃了两个馍,喝了一碗稀饭。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多吃一点觉不出来。吃完了饭,我擦擦嘴就上东方红旅社找杨秀梅去了。走在路上的时候,我想,杨秀梅肯定没料到我会晚上来。不知道她会不会不高兴。

东方红旅社晚上人好像有点多,有点杂乱。大家都在胡乱地走。我趁乱就进去了。我走到 109 房间的外面。门关着,但里面亮着灯。我敲敲门,里面有人走过来开门了。但开门的是